

于跋涉,我的光明我的梦

在北京各条地铁线上乞讨四年 怀揣个人小说集《光明行》等待发表

生来就是丑小鸭

从记事起,于跋涉的视力就很差,除了“玻璃体混浊”和“永远治不好”之外,他说不出更多的东西。一年十几次,每次持续一周至两周,于跋涉的眼睛会不停地流泪,痒并疼痛着,他知道,那是眼睛又发炎了。

1973年,于跋涉生在安徽一个农村里,世代务农,“不很殷实,也不拮据”。然而,乡村社会的冷漠,却给他内心留下创伤。

“活得很屈辱,总被戏

弄。”同学经常在他背上猛拍一掌,然后躲起来。于跋涉视力不好,上课时,老师就让他坐在黑板前,把脸贴在上面看。用于跋涉的话说,“那个姿势太丑了,我就像放在花盆里的一只苍蝇。”

那时考试没试卷,老师把考题写在黑板上,让大家抄。每次考试,于跋涉都异常紧张,生怕自己看错了,不可思议的是,在小学,他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。

病倒了就等于去世

13岁时,父亲病倒了,于跋涉只好辍学,总共上了半年初中。

整整10年,父亲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直到去世。“在农村,一个人病倒了,就等于去世了,因为他的影响力、威望,就全都没了。”

在于跋涉的印象中,父亲很要强,为了儿女,他总想多挣点钱,累了也不肯休息。于跋涉有5个姐姐,靠她们的周济和母亲的倔强,家总算维持了下来。但男孩少,受气是难免的。于家分

为挣学费“闯北京”

32岁时,再一次在乡村争斗中受尽屈辱,于跋涉下定决心:去北京,去寻找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。

“那时,我不去北京也不行,孩子要上学了,我必须挣出学费来。”坐上火车,于跋涉内心充满豪迈,当列车停靠在西客站时,他却茫然了,究竟该往哪儿呢?

下了火车,于跋涉先去了趟天安门广场,那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地方,金水桥

到的耕地,总是全村最差的,即使自家的宅基地,也常遭到邻居的蚕食。

“遇到这种情况,人家会说你是瞎子,你看错了。最后只有吵,吵到后来,只有打,但像我这样,每次打的结果只能是增加屈辱。”当地政府给了于家许多救济,但纠纷与受气,人家管不了。

“如果我是女孩,我可以忍气吞声,但我不是。”慢慢地,于跋涉想通了:“在这个世界上,弱者必然会失败,这是无法更改的命运。”

边,于跋涉蹲在地上,居然睡着了。晚上,他回到西客站住。那时,他唯一的希望是怀中的《光明行》,辍学后,于跋涉一直在坚持写作。

找到北京残联,北京残联说你是安徽人,应该找中国残联,找到中国残联,说你应该去找出版社,找到出版社,出版社说没钱,出不了,要么你去找企业拉点赞助?于跋涉反问:“我怎么拉?我连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。”

为蹭饭四处挨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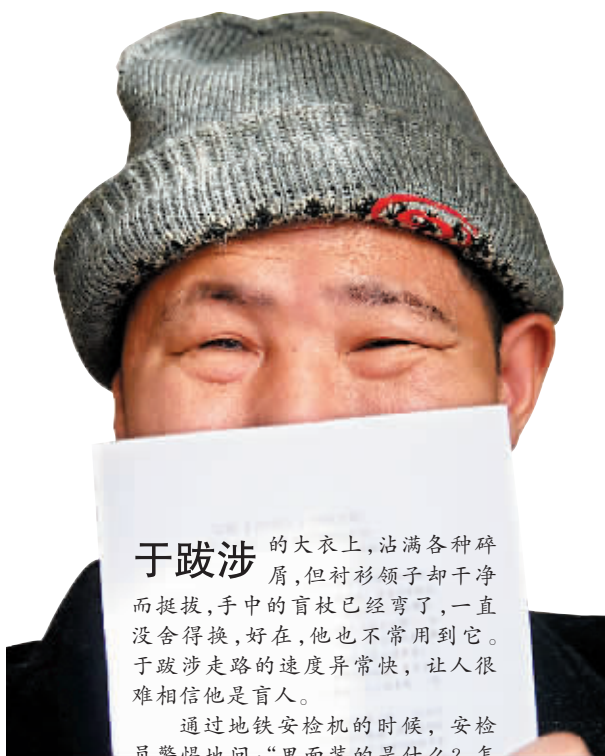
书,暂时出不了,可人总要吃饭。于跋涉干过两天洗碗工,但他看不清,每洗一个碗,要把腰弯得很低才行,“如果我现在还在干这个,可能腰已经断掉了”。以后,他应聘了100多个单位,但再没成功过。

饿极了,于跋涉只好到各饭馆讨饭,后来,干脆进门先吃,吃完再说没钱,被奚落、挨拳脚是常事,一家饭馆老板甚至把他大衣

扒了下来,让他有钱再来拿。那时北京已经入冬,没大衣会被冻死的,一位好心的警察给了于跋涉几元钱,这才渡过难关。

于跋涉永远记得那一刻,夜晚走在街道上,“冰冷的风像放出门的狗一样狂奔”。

跌跌撞撞,于跋涉在北京闯了半年,当初的豪迈已荡然无存,但心中仍有坚持:不能回家,孩子正在家里等着学费呢。



于跋涉的大衣上,沾满各种碎屑,但衬衫领子却干净而挺拔,手中的盲杖已经弯了,一直没舍得换,好在,他也不常用到它。于跋涉走路的速度异常快,让人很难相信他是盲人。

通过地铁安检机的时候,安检员警惕地问:“里面装的是什么?怎么都是金属?”于跋涉抚摸着沉重的双肩背包,脸上滑过一丝幸福的微笑:那是满满的一袋硬币,今天是他给家里寄钱的日子。

每一枚硬币,都是乞讨而来,4年了,于跋涉穿梭在北京各条地铁线上,顽强地活着,并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明年,他的儿子高中毕业,此外还有正上初中的女儿。想到这些,37岁的于跋涉就不能停下来。

“再苦再累,付出再大的代价,我也要让他们来北京念书。”于跋涉不自觉地拍了拍胸口,那里面揣着他的小说集《光明行》,已经“写”了20多万字,他相信总有一天,它会被印刷出来,那时人们会惊讶地说:原来,你不仅是乞丐,还是一名作家。

●注:于跋涉不肯使用真名,临时为自己起了这个“笔名”——跋涉,算是对自己以往人生的一种概括,而“于”是他母亲的姓。他说:“这,我也就不算是背祖了。”

生命中最重要的硬币

“如果找不到工作,就去要呗。”离开老家时,姐姐曾开玩笑地说了一句。在“北漂”的日子里,一次在地铁于跋涉听到有人唱歌,令他不可思议的是,身边的人纷纷掏钱,一问才知道,原来有人在行乞。

“找不到工作,我可以干这个啊。”于跋涉得到了启示。然而,第一次总是最难的,于跋涉坐了一天地铁,始终没敢站起来。第二

天,他在座位上站起来好几次,但每次又坐了下去。幸运的是,当他再一次站起来时,没走完一节车厢,于跋涉还真讨到了一元钱。

“如果走完那节车厢,还没有人给我钱,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乞讨了。”回想起来,那是于跋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枚硬币,它落到搪瓷盆中,发出了嘹亮声音。“那一声,可是真响啊。”

在太平间门口住了半年

靠乞讨来的钱,于跋涉养活了自己,两个孩子也可以上学了。

在地铁中乞讨,慢慢地于跋涉也摸索出“经验”:一般情况下,上班的人不会给钱,而旅游者、学生、老人更愿意行善,还有就是恋爱中的男方会比较慷慨,因为他想在女友面前展示自己的善良。“北京民风淳朴,这里不那么冷

漠。”于跋涉在很多城市行乞过,但在哪儿也不如在北京。

白天乞讨,晚上找地方睡觉,于跋涉发现医院是个好地方,冬天很暖和,而且没人轰。在一家医院,他睡了快半年,他发现座位边总有人进进出出,还推着手术车,一问才知道,他竟一直住在太平间门口。

从未泯灭的文学梦

“我喜欢北京,这里到处是善良的人。”于跋涉已经写不了东西了,可他的文学梦仍然炽热,他只能把想到的录下来,4年来,太多的陌生人帮助过于跋涉,他们义务帮他整理文稿,录入并打印。

《光明行》依然揣在于跋涉的怀中,不同的是,从手抄变成了打印本,大家还为它做了一个封面,那上面,贴着于跋涉全家的照片。

《光明行》一直在写,一直在寻找出版社。

于跋涉对家里说,在北京他找了家报社当记者。

去年,他的姐姐来北京看他,才发现他的真实“工作”,姐姐当场就流下了眼泪。

如今,于跋涉和别人合租了一间房子,在这个40年最冷的冬天,他至少不会挨冻了。

站在拥挤的地铁站台上,于跋涉对着空气,高声说:“总有一天,我的书会印出来的。”

陈辉/文



面对镜头,于跋涉犹豫了,他用纸袋扣住脑袋,因为他怕老家的人认出自己。虽然亲人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但在乡村社会中,他在遥远的北京还是“大记者”,他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任何伤害。再三劝说下,他只肯留下这样一张照片。